

酒店

舟歸雨風

白 德 美 紀 念 出 版 社 主 編

新 青 年 戲 劇 叢 書 之 十 五

風 雨 歸 舟

(五 幕 劇)

麥 丹 · 三 友 改 編



慈 幼 印 書 館 印 行

序

我想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吧。戲劇並不是好像留聲機似的一種娛樂品。它不是專為滿足人們的享樂，也不是供人們茶餘飯後的消遣而存在的。而它是很能明確地，反映出我們的生活。所謂反映生活，並不是毫無目的地再現生活，它的作用却是要向廣大的觀眾表白出，解釋和分析生活。換句話說：戲劇是負有幫助我們去了解生活，了解世界，了解人，藉着這一種影響，來糾正和指導我們人類的教育任務。

所以從以上這一種觀點來看，我很感得到「風雨歸舟」這劇本，多少也很能表現出這一種力量，這一種力量通過了人的情感，而啓示出一條我們做人應走的路，這條路是當可把人帶到光明的境域去。

我記得當第一次，我把「風雨歸舟」全部讀完了，那時在我的腦海裡，不知為什麼原故，竟掀起了一股莫名的激流，這激流到現在還是在那裡不斷地激動。的確我曾為這劇本裡的主人翁，深深地感到無限的悲哀，在悲哀之餘；更使我體會出：「人究竟是多麼愚昧的一種動物啊！」

也許「風雨歸舟」在它的故事底結構上，不會見得甚麼複雜；它只是在我

們極平凡的生活的階段裡，和只在社會的一些角落中，所拾取得來的材料而構成的。像這樣的故事，在我們生存在這一個最戲劇化的時代裡，由於殘酷的歷史現實所決定。新與舊的衝突，良善與鬥爭，這一些差不多都佔有着我們所有的日常生活的角落，在那些角落裡，時時刻刻，都在發展着這一些悲劇或喜劇，這些悲喜劇是正需要人們的把捉感受和表達的。

從「風雨歸舟」這一個故事中，我們都可以體驗到人生的溫暖，冷酷，虛偽，鬥爭，墮落和危機。這一些都能使着人們的淚與笑，悲哀與歡樂是在同一的泉源裡，而流向同一的境遇的。

我是這樣的愛着「風雨歸舟」正如一個慈母溺愛着她的幼子一樣。在這裡，我正幻想着人們也好像在一樣的愛着她。同時我更憧憬着這「風雨歸舟」常會在人的心境行駛，或許還會停泊在人們腦海的深處。

麥
丹

時：
地：
人：

現代。

一市鎮。

馬永安

馬福定（永安的兒子）

馬麟儀（福定的兒子）

馬日君（麟儀的從弟）

陳仲瑋（麟儀友）

李家駿（麟儀友）

余紹彤（麟儀友）

林金祺（麟儀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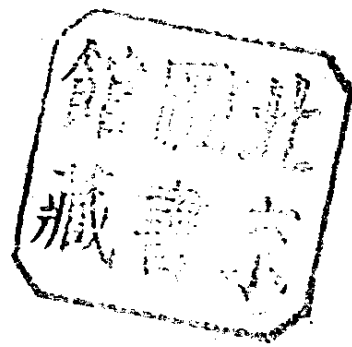
魯四（僕人）

阿棠（園丁）

杜博理（船長）

賈福利（高利貸者）

第一幕



景：

舞台的右面是一座新型的別墅，別墅有門可以通進裡面。台中就是一片草地，對着觀眾是橫着一度很低的欄干，也有門可通外面。左面是有着一顆大樹。

第一節（林金祺、賈福利、余紹彤、馬麟儀、李家駿、魯四）

林：

（幕啓時，園中的石枱和石椅上，是凌亂地放滿着酒瓶，烟罐和許多烟頭。舞台的一角還放着一張帆布椅，馬麟儀是睡在上面，其餘各人都是隨意地坐臥着。還有各人的衣服和帽子都是毫沒條理地亂掛在樹枝上。）
（睡着囁語）……唔……我要下注十元……我是十元的……（鼻鼾）……十元……喂！拿酒來……喂……威士忌知道嗎？……

（舞台寧靜了一下）

魯：
賈福利先生……

賈：（裝成很禮貌地，向睡着的各人鞠躬，看去實在有點誇張的樣子）各位都很好嗎？（過了一會，才發覺他們全是睡着的）魯四，你說他們都在花園裡研究法律，到底研究的是什麼？

魯：他們都是這樣吩咐我說的。

賈：這麼看來，他們所研究的法律，大概「麻將」與「骨牌」就是他們的書本，酒是他們的墨水，杯就是他們的筆了！

魯：（倒了一杯酒給賈福利）今天的天氣真是很熱，先生，請喝杯酒吧！

賈：好吧，我所飲的也不是別人的酒，反正這般東西所花和所賭的錢都是我的。

魯：是的，是的，都是你夾萬裡的錢啦！

（賈福利仔細向各人看看）

賈：啊！這是馬麟儀先生，這是林金祺少爺，這是余紹彤警察局長的孩子，還有這是李家俊，李醫生的兒子。唔——這些都是我放錢的大袋子。

魯：是的，你的錢都在這裡睡覺。
賈：睡覺的錢是沒有利息的，來，乾一杯吧！

魯：好，大家都乾杯（把酒喝了）要叫醒他們嗎？

賈：等一會吧！（把魯四扯到台角）你是一個老實的僕人，一定不會反對你

主人……

魯：當然啦；這還用說嗎？

賈：我早已是知道（從袋裡拿出五元）這裡是五元，拿去喝杯茶吧！（輕聲地）請問這所屋子的主人是誰呢？

魯：是我主人的，他是老早就買來當別墅的。

賈：（試探着）哦，原來是自己的屋子嗎？可曾有付過錢麼？

魯：（輕聲地說）人們都說他已經付過錢了。

賈：魯四，還有這兒的傢俱呢？

魯：也是一樣。

賈：也是一樣已經付過錢嗎？

魯：（輕聲地）當然也是一樣已經付過錢的，誰個不知道我主人的父親馬福定先生是很富有的，馬麟儀是他獨生子。遲早都要……

賈：當然的……不過自從你主人買了這屋子以後，他的生活又怎樣呢？

魯：他的生活每天儘是在飲酒、抽煙、跳舞和四處閒蕩。

賈：唔——這屋裡的傢俱都是很貴重的吧？

魯：先生。這屋裡的傢俱差不多每一件都是很名貴的，還有許多東西都是

名貴的骨董啦！

賈：這些我也知道，我想這些東西都是不用他自己拿錢出來買的。

魯：（指着那座屋子）先生，你要到那兒參觀一下嗎？

賈：好吧！（自語）也讓我來看看，估計可值多少錢吧！

魯：（微笑）先生，當你自己親眼看過之後，就會知道我不是在吹牛的了。

賈：（自語）如果這屋子是還沒有作過抵押的話，我想這也許會將是我的住

所吧！

（他們慢慢地走進了那屋裡：一面走一面在稱讚着這屋子的設備。聲音是漸漸的消沉了，舞台是回了沉靜，只有余紹彤睡着發出來不斷的鼻鼾的聲音。）

第二節

（前人，少了賈福利和魯四）

林：噫！什麼聲音，簡直好像是雷响一樣。

（余紹彤的鼻鼾依舊是不斷地响着，也許比前更為大聲。）

林：哦，原來是老余這個大傻瓜！（用脚踢了余紹彤一下）豈有此理，吵鬧

得真是令人討厭！

余：

（突然醒來）幹嗎？

林：

（笑）你是在表演大提琴獨奏嗎？

余：

（余紹彤站了起來，伸個懶腰，自己也笑了起來。那時各人也醒過來了各位，真對不起，我正在研究法律哩！

林：

我也告訴你們一件事吧！——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在夢裡我是做了

一個富翁，人們都稱着我是黃金大王——你說我是多快樂啊！可是現在醒來摸摸我的袋子，却原來只有一塊錢，（將一塊錢拿出來）就是一塊錢！

余：

只是這一塊錢嗎？

林：

誰騙你呢！

余：

你何必耽憂呢！所謂「千金散盡還復來」——老林，用完再算吧！

林：

不，我等一會還要還債呢！

余：

老林，請你不要假裝正經了，人人都說你是從不會還債的。

林：

老余不要取笑吧！

余：

啊！今天真是悶熱！。

林：

（看見馬麟儀仍在帆布床上）你們看，馬麟儀還是在那裡安靜地睡着呢

？（余紹彤把馬麟儀擾醒了）

麟：現在是什麼時候？

林：現在是下午四點多鐘了。

余：喂！我們其他的朋友，都是已經約好了六時到場的。你怎麼樣？

麟：現在相差還有兩個鐘頭，（也站了起來）不過我們這兩個鐘頭裡，該要怎樣過呢？

林：是啊，我們大家都不要把時光虛度——不過我們酒是喝過了，賭也賭過了，香煙也抽得夠了。（順手又在石枱上拿了一枝煙來抽。）

麟：我們大家睡也睡夠了，可還有什麼玩意兒呢？（拿起了枱上一本厚皮書）啊！還是讀讀書吧！這裡是一本六法全書。

李：這時候還看什麼六法全書，我想你現在就算是五法四法甚至三法你也未必看得進眼了

林：不過熟讀一下法律也是很好的，即如關於遺產之繼承，這些都是足以使你聽了會感到心花怒放的吧！

余：不用提起了，假若要等待將來遺產，那只有等到你自己先死了也等不來是啊，即如等到你牙齒也沒有了，那時它才送食物給你吃一樣。

林：（拿過麟儀手中的六法全書來唸）：「第二章遺產之繼承第一節第……」

一千一百四十七條——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隨便又把書頁亂翻一頓，繼續唸下去）……民法第二編，債。……第二百二十七條：債務人不為給付或不為完全之給付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強制執行……

麟：

（把林手中的書搶了，擲在枱上）還在讀什麼呢？怪討厭。

李：

這確是一種不好的習慣，當在快樂的時間裡，讀書是一件比做壞事還要壞透的事情。

——唔，真奇怪了，已經許久沒有接過我家裡的來信，真太傷腦筋了。

余：

我也是一樣的。

衆：

我也是一樣的。

李：

錢已是光了，一會兒也得寫封信回家告急告急，等父親寄些錢來，免至窮得這麼可憐。

麟：

這當然是應該的，信裡你還須是這樣的寫！你說你現在的生活是很吃苦，整天都是迷在書堆裡，跟往日蘇秦懸樑刺股的情形也差不多，還有加上考試的威嚇，我想這樣的陳情，大概一定會很夠刺激的——不過像這樣的文章，可惜的，是常用得太多了，不一定會感動你的父親的心，這效果充其量，只不過會提早一個月寄錢來，每個月只得幾百元，有

什麼用呢！

林：

也好喲！我們大可以拿來夠買香煙。

余：

你真不要臉了，即如我們這樣高貴的人，區區爲這幾百元來說一大篇謊話，委實太不值得，老實說假如我們要說一次謊話，最低限度也須要有幾千萬元數目的收入才是。

麟：

是喲！我們都是高貴的gentleman，百字這樣的數目，在我們的眼裡，是多麼微小！如果有戲劇大明星到了，我們得要去搶着買特等位的票子，其餘吃大餐啦，上舞場啦……還有我們這裏的房子，汽車，工人……更有欠下人家的債……不過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老實說：「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對酒當歌，」……這真是去日無多了！我們現在趁着還年青的時候，我們正該盡情地去享受一下生活啊！

余：

（突然地）捉賊！捉賊！

麟：

（嚇了一下）你發瘋嗎？

余：

你這篇演講詞是偷了我的，簡直全是我的意思，我的感覺，我的結構，甚至連說法，也是和我的一樣——哈·哈，老實說我還是你的老師，你這不過還是我的弟子吧！

麟：

你要說的話，說完了沒有？

余：（把馬麟儀扯到台角）老馬昨天你還是苦着面孔，爲什麼今天你倒興奮

得這麼樣呢！你忘記了，明天不是還要還債麼？

麟：你真不夠聰明了，昨天我是窮得要命，但是今天——

余：難道今天你就會有了錢嗎？

麟：現在仍然還沒有，但是，我是已經講了賈福利先生到這裡來，今天他一

定準會來的。

余：喲！我的天啊！你居然已找到錢路了，不過這錢路的水源的水已是流了

不少出來的。

麟：怕甚麼呢？這個水源是愈流愈有，是不會乾涸的。

余：那麼，但願永遠是這樣就好了。

李：各位老友！我提議到外面逛逛，或者乘便去看我所買了的彩票怎麼樣？

因爲我覺得我今天好像很有運氣似的。

衆：一致讚成！

麟：最好請各位先走一步，我還有些話要對老林說一下的，一會兒就來，請

大家不要忘記今天下午的飯餐。

余：（裝腔作勢）今日六時召開研究大會，研究的科目是實用化學，是研究食物入口的變化；以各大小腸爲導管，以美酒作融液，屆時務請各位踴躍

參加，以求世界科學進步，加強文明的光明——以謀人類幸福。研究完畢即舉行，脚步運動，最後一個節目就是研究水平綫公式——附註解一句即為打網球是也。
(各人哄笑而下)

第三節

(林金祺，馬麟儀，賈福利和魯四)

林：

你說賈福利……

麟：

是的，他已到了，所以我請你留在這兒幫忙我一下。

林：

我們彼此都是深交老友，這是絕不成問題的。

賈：

(在內)這都是很名貴，佈置得也很美觀，真是價值不少……

麟：

(從屋內出來)

林：

賈先生你是從那裡進來的？

賈：

(林金祺敏捷地走在賈的身後，用手從後面抱着他，使他認不到自己)呵——比土匪還要利害的賊——我們的吸血鬼，你好嗎？

(笑)這也不必問誰，像這樣好開玩笑的，那還會不是我們的親愛的朋友林金祺嗎？

林：

（也大笑起來）這一次就饒了你吧！（放了兩手）你好嗎？想必近來的生意也不錯吧！

賈：

（裝着苦面）不用說了，像我這樣的生意，真幹得苦了。

林：

賈先生，我想你不要說風涼話吧！每日都有着很大的收入，還假裝着哭臉幹嗎？

賈：

（笑）林先生請不要和我開玩笑吧！

林：

這是誰在和你開玩笑呢？

賈：

林先生真是頂喜歡開玩笑的，你看馬先生們不同了，他好像是常常都很憂悶似的。

林：

當然啦！就是因為他的錢已給你剝削光了。

麟：

好了，好了，我們言歸正傳吧！賈先生，我們今晚有一個宴會，假如是缺少了賈先生，一個參加，當然是我們一大羣朋友都很感到掃興的，所以今晚也想請賈先生——

林：

是啊！賈先生還是我們朋友中最好的一個。

賈：

很感謝你們的盛情，我這個人是很喜歡和年青人在一起玩的，因為這樣纔可以忘却了我自己的老年，不過，你們為什麼不早一點通知我呢？我現在是還沒有好好地打扮過一翻。

麟：

不過現在時候還早。

賈：

你的意思是叫我趕回城裡去嗎？

林：

你可以搭公共車回去，並不遠啊！

麟：

賈先生，順便我還想請求你一件事。

賈：

可以隨便說，不用客氣哩！

麟：

賈先生當你回來的時候，請多帶來港幣一千元給我。

林：

還請買來一個大西瓜，我想一定會辦得到哩！

賈：

西瓜這一層可不成問題，不過其他……

麟：

做人也得明白一點，所謂「為人爲到底，送佛送到西。」賈先生就是這樣辦吧！

賈：

不過一千元港幣這數目。唔——你不是已欠我三千元了，而且明日又是有一張債單要到期的。

麟：

請你不用耽心，你以爲我會忘記嗎？

賈：

這筆數的數目是六百元，爲什麼你現在又要向我借一千元呢？

麟：

你真想不到，即是現在我要還錢給你呢！

賈：

還錢？

林：

（將賈搖了幾下）你真是老懵懂了，假如你今天借一千元給他，他不是

就可以立刻償還六百元給你嗎？

賈：（對麟）那即是餘下四百元了。

林：這些我們可以留下呢！

賈：這樣不是你再多欠我一千元嗎？

麟：這是當然的，你可以照樣計算利息啊！

林：（又將賈的身體轉過來面對着自己）不過西瓜你是一定要帶來的，愈快妙！你知道嗎？

賈：西瓜當然是可以的，不過一千元確實——

林：還用多講嗎？我們都是一個已經成年的人，而且又是一個獨子，他父親是馬定福，是在香港很有聲望的，我不是向你吹牛，單只我們家裡每個月不動產的利息也有二三千元的收入你何必多此考慮呢——（笑）吸血鬼，大家來握個手吧！——哦！近來你比前長得更胖了，大概是血吸得太多了吧！

賈：唔——就是這樣吧！林先生你真是會說笑話的，現在我要回城裡了

麟：請你預備好債單，你一到我就可以簽字的。

林：（笑）賈先生你真是個吸血鬼，假如有一天，有人說要將放債的槍決的話。

賈：林先生又來講笑了。

林：（在枱上取了一枝香烟來吸）這一天我一定要拿起鎗來對你打幾下。（笑）

麟：（向屋）魯四！魯四！

（魯四從屋內出）

麟：將枱上的東西收拾好，如果有人要找我，你請他等一會，現在我要送這位先生出去。

林：賈先生，現在可以走吧！最好你還是買來回車票，因為這樣價錢一定會便宜些。

賈：是的，我也幾乎忘掉了。
（各人下）

第四節

（魯四和阿棠）

魯：整天都在喝酒，賭錢，我也工作得疲倦了，等我也來休息一下吧！（坐在一張椅上，雙腳擱在桌上）這裡是花園，照理是園丁來收拾的，好，

——阿棠！阿棠！

（園丁 阿棠荷着鋤頭從外入。）

魯：你去收拾這些東西，還有，給我搬張椅子來！

（阿棠去搬了張椅子來）

魯：謝謝你！還去給我拿一罐香煙來。

（阿棠如命去拿了一罐香煙給他。魯四一手拿了幾十枝煙，一枝放在嘴上，其餘都塞在袋子裡。阿棠給他燃着煙。）好，你可以拿回去。

（園丁 阿棠將煙罐拿回，他也靜靜地偷了一手煙塞在袋裡）

（門鈴响）

魯：豈有此理！一點空閒也沒有，簡直連吸煙的時候也沒有。阿棠！快些出去開門。

（魯四又拿出一張報紙太模斯樣地來看）

（門鈴再响）

魯：討厭！討厭！連看報紙的時間也沒有了。

（魯四自己起身去開門）

（園丁慢條斯理地在收拾桌上的東西，收拾酒瓶時，他又偷偷地喝了大口酒，然後才出去了）

第五節

（魯四，馬福定，馬日君）

（馬福定站在欄柵外，他穿着長衫，長衫的式樣很古老，頭上還戴着一頂帽子）

馬：

麟儀！麟儀！

啊！馬麟儀先生是住在這裡嗎？

魯：

（開門）不錯，這裡就是馬麟儀先生的家，不過馬先生現在出去了，不久他就要回來的。

馬：

他出去了嗎？真是可惜了，我曾到城裡他的大學堂裡去找過他，那裡的人都說他在這兒住，所以我又特地搭車趕來。

魯：

他剛送一個朋友出去，我想他一會兒就會回來的。

馬：

他是去送車嗎？哦！你也許是他的僕人吧！請你快一點叫他回來吧！

魯：

是要我現在去嗎？

馬：

你立刻去對他說，現在有一個人，不，是有兩個人很想見他，要他立刻快些趕回來。（從衣袋裡拿出兩角錢來給魯，快些拿去喝杯茶吧！）

魯：

兩角錢！（很不禮貌地收了）

馬：

現在我還要叫那邊站着等候的那個人來，（下，在內）一塊兒進去吧！

魯：這個古怪的人，到底是誰呢？

（馬福定和馬日君進來）

馬：啊！你還在這裏嗎？青年人辦事應該快一點。

魯：老先生！我現在去了，——只得兩角鈔。（走到外面去了）

第六節

（馬福定和馬日君）

日：你以為他就會回來嗎？

馬：這還用問嗎？——啊！（幻想地）他見了我們，他一定會很歡喜的，我們

已兩年沒有見面了，兩年前我帶你們兩個到廣州來……

日：是的，已兩年了，時間是過得多快，在這兩年裡，他只來學校找過我一次。

馬：他見了你現在長得這麼大，他一定會很歡喜的。

（日君向周圍望了一下）

日：你看這裏四周的地方多好！

馬：（也很歡欣地）他認識了許多有錢的朋友，我想這一定是他們請他來這

裏避暑的。

日：

（在抬上拿起了一本書）這本書是你買來給他的，我也認得出來。

馬：

是的，他保存的真整潔。他讀完了大學，我想他將來一定會比得上那些出名的法學家的。

日：

伯父！好像是有人進來了，我想大概是他回來了吧！

第七節

（馬麟儀和前人）

（馬麟儀從外邊進來）

麟：

啊！有客來了嗎——喲！原來是爸爸你來了。

馬：

啊！麟儀！是你爸爸來了，你好嗎？

麟：

爸爸！你也好嗎？好久沒有見過你了。

馬：

我們大家都是一樣呢！

麟：

爸爸你爲什麼會來這裏找我？

馬：

你不知道嗎？日君已高中畢業了，所以今早我特地從香港來，想帶日君回家。

麟： 哟！日君！

日： 麟哥哥你好嗎？

麟： 謝謝你，你也長大許多了，你已經畢業了嗎？

日： 是的，已經畢業了。

馬： 日君的事慢慢兒再說吧！麟！你的身體一向都好嗎？讀書也很有進步

吧！

麟： 爸爸！我一向都很好。

馬： 我看見你有一本書還放在枱上，可見得你讀書倒很用功。

日： 假如祖父知道你讀書這樣肯用功，他一定是很歡喜的，

麟： 我也許久沒有接過祖父的消息了，他的身體還很好嗎？

馬： 感謝天主！他還很好啦！他在家也很記掛着你，——我看你好像有

點不舒服的樣子呢？

麟： （突然地）我嗎？

日： 難道是我們來了，會使你不安嗎？

麟： 不，不是，相反地，現在我的心是感到很歡喜呢！

馬： 哦！我也想到了，這樣……

第八節

(林金祺和前人)

(林金祺從外跑進來)

麟兄，快些來，外面有人找你。

(扯住林) 不要吵！我父親在這兒。

(驚奇地) ……

(介紹) 這位是林金祺律師，是我的朋友——

(脫帽行禮)

不要替我太吹牛吧！

(對日君) 這大概是這屋子的主人了！

馬先生是剛來的嗎？

是，林先生你爲人真好，能留我的小孩到你的別墅來避暑。

哦！不，這屋子原本就是他自己的。

是他的嗎？

(對麟) 你也有了一間別墅……

林：
麟：
林：
馬：
麟：
馬：
林：
馬：
日：
馬：

麟：
林：

（用眼睛視着林）

（連忙）不是，我說錯了，是我的，不，又說錯了，這屋子或許也是他的。嘻嘻嘻嘻

麟：

爸爸！這別墅是我們兩個人的。

林：

是了，對了！

馬：

像這樣美麗的屋子，我想一定是要花許多錢吧！

林：

不，郊外地方，租屋是很便宜的。

馬：

哦！原來是這樣。

麟：

在郊外的環境裏讀書是很幽靜的。

林：

是呵！這裏有的是悠和的空氣，這裏有的是青蔥的草場，這裏有的是從很遠很遠傳來的少女婉轉動人的歌聲，還有……總之這裏每樣景物，都是足以幫助研究法律的，過去即如孔夫子，孟夫子和西方的凱撒，西塞祿等名人，都是很喜歡在鄉間讀書的。

馬：

哦！原來有着這麼多的好處，就算租金貴一點也是沒問題的。……我想我們今晚也不用到旅店去住了，就在這裏住一晚也不錯。

林：

唔……

麟：

爸，你今晚要在這裡住嗎？

馬：

或者還要在這兒吃晚飯——

麟：

（對林微語）外面等着的朋友怎麼樣？

馬：

（對日）日君！我們就在這裡住一晚，你說好麼？

日：

很好！

馬：

好，就是這樣決定吧！

麟：

（假裝着喜歡）好極了！這真是最好不過的。

馬：

明天我們還要早一些起床趕搭車，今晚大可以早一點睡覺了。

麟：

（對林）現在怎麼辦？

林：

我也不知道！

麟：

這能夠呢！

馬：

（莫明其妙）你們兩個在商量什麼呢？

麟：

（吞吞吐吐地）沒有什麼，只不過……

馬：

不過什麼呢？於你有些不方便嗎？

麟：

不，沒有什麼不方便。

日：

我想他們兩位另外還有些其他的事情吧！

麟：

實在是今晚想不到的，因為……

馬：

因為什麼？

麟：因為今晚要趕着回學校去。
林：是的，因為學校裡的試期就快到了，學校有一位教授因事要提早在今晚

先考了。

馬：哦！真的嗎？（很喜歡的樣子）日君！你聽聽我們的麟儀今晚就要在大學

教授的面前受考了。

麟：爸！但是你仍可住在這裡，或者我告假……

馬：不，不，求學是重要的事情，我這次來並不是要你荒廢學業。

麟：爸！這是不緊要的，我可以遲些時補考……

馬：不，這怎可以？

林：馬先生真是個懂事的父親呢！

將來到了放暑假時，不是還有很多時間談話嗎？

麟：好吧！將來有空的時候，我一定回香港見見各位的。

馬：好了！好了！你要早一點趕到學校裡去，不要遲到呵！

（對馬微語）夜晚也舉行考試嗎？真是奇怪了。

馬：那麼我們要走了。

林：（歡喜得了不得）啊！好了！

（外面傳來一陣汽車的號聲）

麟：誰呢？
林：（輕聲地）有汽車停在外面。
麟：一定是他們，我也叫他們不要來了。

第九節

陳仲瑋及前人

（陳仲瑋已進來）

遲了！

真倒霉！

爲什麼外面一個人都沒有呢？

哦！原來還有一位先生來嗎？

（對麟）你們這裡爲什麼連一個接人的人也沒有？

（很焦急的樣子）唔——嗯。

哦？原來你們……有客嗎？（行了一個鞠躬禮）真對不起……

（他架上他的一只紳士式的單眼鏡）請原諒！對馬行了個九十度角的鞠躬）先生請教……

馬：

（對麟）這位先生……

麟：

他是……

林：

他是一位顧客。

陳：

你說什麼？

麟：

是，他是林律師的一位顧客。

陳：

（微笑地）噢！你不要弄錯吧！

林：

這位是牛博士。

麟：

他是上海人。

馬：

嘩！是博士嗎？啊！日君你也來見見這位牛博士啦！

林：

牛博士是上海人，他在上海給人盜了百多萬元的鉅款，現在是要我來幫

助他的。

馬：

林律師真是了不得了。

林：

（裝模作樣地）唔——實在這是一件很難辦的案子。

陳：

（也在微笑）

麟：

牛先生是個很有地位的人。

馬：

當然，只要從外表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麟：

但是他很可憐。

陳：
馬：

（說着不純正的國語）不用說了！不用說了！

先生！我也很同情你，自今後我也留心一下報紙上有關審判的記載。看看你這件案子的結果怎樣？

陳：

（深深地又行了一鞠躬）謝謝你！謝謝你！

馬：

日君你也來給這位博士行個禮吧！

林：

（也用國語說）請博士進我的辦公室來，坐坐吧！一會兒我就會回來的。

陳：

（微笑着點頭）

林：

牛博士！請進去。

陳：

（笑着自語入）真不知玩些什麼把戲。

馬：

（很同情地）林律師！請盡力來替他幹一幹吧！一個損失了這樣大筆錢的人是多麼可憐呀！（對麟）你朋友的顧客真是很夠體面了。

麟：

林律師真是個年少有爲的人。

馬：

我真幾乎忘記了，我現在帶了一點錢來給你，這個月就要完了，你用的錢也不多了吧！

麟：

爸！我的錢已經用完了。

馬：

你等一等（走近石枱拿錢出來數着）。

日：

（走近麟很輕聲地說）麟哥！請你想想：你是你父親唯一的希望；請

麟： 日： 馬： 麟： 馬： 麟： 日： 馬： 麟： 馬： 麟： 日： 馬： 麟：

你不要打破他的美夢。

（也很感動）請你相信我吧！

（用手指着馬）輕聲點，不要給他聽……

（回來交錢給麟）這是你一個月的零用錢。

（收了錢）爸爸！謝謝你！

好！現在我也要走了。

（好像也有點難過）爸爸！再會吧！

麟哥！再見了！

再見！日君！

（還再三囑咐）你須要努力求學！放暑假之後一定回到香港來！

我一定要回去的！

你祖父聽到你要回來，他一定很歡喜的。好了！你也替我問候這位律師

（很難過）好，爸爸再見！你回到香港，請你也替我問候祖父。

日君我們現在走吧！不要荒廢他的時間，再會！

（眼淚凝在眼眶裡幾乎要拼了出來）再見了，爸爸！

（麟送他們出了門口，然後慢慢地走回來，坐在一張椅上，默想了一回，舞台的空氣很是寧靜。）

第十節

(林金祺，馬麟儀和陳仲瑋)

(林金祺從屋子裡出來)

林：已經走了嗎？(拍拍麟背)你父親真是個老實人。

麟：是的，現在我覺得很難過，我欺騙了他，現在我的良心好像是在責備我

(林走進屋子的門)

林：(大聲叫)大博士，請出來吧！

陳：(大笑)想得真好啊！這老傢伙，也完全相信了。

麟：(責備)仲瑋！請你小心點！

陳：不過依我看來，這個年青的，好像不大相信的樣子。

麟：請你不要亂說吧！他是我的堂兄弟。

陳：是你的堂兄弟？

麟：是，因為他是一個孤兒，自幼是由我父親撫養大的。

陳：將來會和你爭家產嗎？

麟：不要開玩笑好嗎？

陳：
林：
陳：
林：
麟：

我！我們說說笑也會使你生氣，如果你是生氣，那麼何必要請我來呢？大家都不受鬧了！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是我們要找尋快樂的時候啊！

敘餐的時候也差不多了，現在我的肚子也餓得發响了。

是啲一大律師和牛博士的肚子也餓了。

好！那麼我們去吧！

（各人哼着舞場的流行曲下）

——閉幕——

第二幕

景：

是一所普通人家的客廳，陳設得很是整齊清潔。右面是有通廚房的門，正面有著很大的玻璃窗，從窗上隱約可以望到花園裡的樹木。側面是有一門通花園，左面也有一大門通到外面，廳內除佈置着普通家俱之外，最顯注的還是在右壁上掛有一支挑東西的担竿和一串繩子。大門的附近

有一衣帽架。

第一節

（馬永定和馬日君）

（幕啓時，大約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馬永定在桌上放着生菜，日君在整理着桌子上的花朵。鐘聲响了四下）

永：

日：

永：

現在已經是四點鐘了，他還沒有回來，真是令人等得不耐煩了。你何用着急呢！麟哥只從廣州剛回來纔兩天，伯父帶他去拜望一下他好久沒有見面的朋友，這也是應該的。

他父親老是這樣的脾氣，總以為朋友比自家人是要緊的。昨天他把麟儀帶到後花園去，差不多園裡的每一朵花，每一株樹：他都給他解說了半天。一會兒又把他帶到自己的房裡去，又是說長說短的，一說下去又是半天了，整天都是這樣的，真像就不要別人和他說話似的。日君你也去拿些沙梨出來吧！（繼續又說下去）連我做祖父的，也不能跟他多談一會。

日：

（到外面去拿沙梨，很快地就拿沙梨出來交給馬永定）爺爺！我可想到一個辦法了，明天早上我們把這裡的門鎖著，將鎖匙藏在身上，一定要他跟我們談天，你說好嗎？

永：

（笑）好的，我們等他爸爸到了外面去，我們就要把門鎖上了，那時我們儘可以在家裡談一個痛快，（笑）他爸爸這個自我主義者，這回就要失敗了。（笑）

日：

現在好像有人在開花園門的聲音。

永：

大概就是他們回來吧了？

第二節

（馬麟儀，馬福定）及前人

（馬麟儀在跟着馬福定從大玻璃門進來）

麟：

（給永定行了一個禮）爺爺！累你也等了許久。

永：

爲什麼你回來得這麼遲？

馬：

只是遲了幾十分鐘，也不算得怎麼晚哩！

永：

你們出去到現在已是只有五個多鐘頭了，知道嗎？

麟：

是我要跟爸爸一塊兒去拜望一下他的朋友哩！

永：

你父親只會顧他自己，他簡直是一個自我主義的老人家，——麟儀！你

也來坐坐歇歇吧！

日：

麟哥！爺爺正很想聽聽你說話哩！

永：

也讓我坐在你的身邊吧！（也坐在麟儀的旁邊）

馬：

（笑）看你這個做老人家的，你爲什麼不把他放進自己的袋子裡哩？

日：

麟哥！今天一定是走了許多時候。

馬：

你小孩子可懂得什麼，我們這麼多親戚朋友，全都要應酬一下，當然是要化些時候啦！最後我們走到碼頭的時候，又遇到了杜博理船主，他說今晚黃昏的時候就要開船了，他還說要到我們的家裡來坐了。

日：

（很高興的樣子）那真好了。

永：

（發覺麟儀不說話）你爲什麼不說話呢？難道你爺爺坐在你的身邊，你不歡喜嗎？

麟：

不是，爺爺！。

永：

我覺得你很奇怪，回到家裡爲什麼總不說話呢？你在想什麼？

日：

（帶着諷刺的話氣）麟哥大概是想著要回廣州吧！

永：

（對麟）什麼？你想着要回廣州嗎？老實說，照我認爲廣州這不是個好

馬：

地方，那裡只得你孤單一個——
你真是老糊塗了，難道小孩子一輩子永遠要坐在你的膝頭上，要你教他讀法律嗎？

永：

（笑）麟儀！你不要聽他說吧！他嘴裡確是這樣說，但他的心却是和我同意的。

馬：

照我的意思，小孩子是應當在外頭唸唸書的，固然他現在是離開你，但是將來你聽得人家說：馬麟儀是做了大律師了！那時候，我們的家裡，都充滿了高貴的顧客，滿屋子裡都放着一本本又厚又大的法律書籍，更有在我們的桌上，還堆着一堆一堆的錢。呵！那時候你又怎樣說呢？
麟哥！假如你做了律師，第一次出庭去替人辯護的時候，我一定要去聽我，也是一樣要去聽的，這天就算我整天坐在法庭上，我也不會忙，最多不過是帶備些食物一同去。

永：

馬：

這天的炮竹聲响，我相信我們就算站在扯旗山頂上，一定也可以聽得到的。

馬：

（外面的門鈴响了）

（對永定）有人來了，我要出去開門，你可到廚房裡去，看看飯燒好了沒有，免得把飯燒焦了。

永：我已經幾十歲了，難道燒飯也不會嗎？
馬：你到廚房裡去預備一下也好！
永：好了，我就去吧！

（永定到廚房去了，福定也到外面開門）

第三

（馬麟儀，馬日君）

麟：

（自語）他們兩個老人家，對於我是多麼的崇觀，他們都在睜着眼睛做夢，他們都夢着光榮與快樂的降臨，我要忍心破碎了他們的美夢嗎！唉！——那裡有這樣的勇氣！我那裡有這樣的勇氣呢！

日：

（走近麟）麟哥，請你聽我一句話好麼？

麟：

你可有什麼事呢？

日：

自從你回家以後，我常在覺得你很感到憂悶，簡直和已往好像變了兩個人一樣，實在不知你可有什麼憂悶呢？

麟：

日君！你說的可是什麼意思？

日：

我不是說什麼，我是說如果你真是有些不滿意的事情，即如你開始走的

麟：
馬：
日：

路，你會感到不滿的時候，或者你不好意思當面對你父親說的話，你可以對我說啦，我或者有辦法可以使到你父親知道了，而使你不會難受的。你看錯了，——不久以後，一切你儘可明白，這時……
(在內)麟儀！麟儀！
有人來了，我們慢慢兒再談吧！

第四節

(馬永定，馬福定，林金祺及前人)

馬：
麟：
林：
麟：
麟：

(永定從廚房裡出來，福定正和林金祺進來)
麟儀！你的朋友林律師來了。
走過去和林握手，金祺！
好久沒有見到你了。
你什麼時候到的？
我是剛到的，我正因想來見一下你，也特來拜候一下你令尊他老人家。
豈敢！豈敢！真多謝了！林先生也不用客氣，你是我小兒朋友，也即是我的朋友啊！

林：謝謝你！（對日）這位——我也早已見過了。

馬：不錯！一年前在林先生的別墅會過面的，時間委實過得太快了。

永：但是我以為日子過得太慢了。

馬：（指麟）這都是因為麟儀，他應允放暑假回家來的，但後來就沒有了。

林：馬先生！這也是怪不得的，因為他要讀書呢！又要應付考試，又要準備

論文，還有……

永：先生！假如我們的麟儀，他讀完書之後，也會像你一樣要成為一個律師嗎？

林：當然是和我一樣啦！

永：我想從今天以後，麟儀再不會離開我們了。

（日君已給林金祺倒了一杯茶來）

麟：爺爺！我也很盼望會這樣！

這當然是一定的，你是在這兒長大，我曾為你辛辛苦苦地去工作，我用了我的血和汗賺來的錢供你唸書，你將來做了律師，當然是要在香港這個地方掛牌，要使得人家都知道你的高貴的地位，就是我的心血的結果。——麟儀！你還可以看看吧！我從前做苦力所用的担竿，還是高高的掛在這裡，等到你拿到了大學畢業證書回來的時候，我打算要用一個

玻璃把它藏好，也和這枝担竿一塊兒掛着，担竿所得來的結果，就是大學畢業文憑。

林：馬先生你說得對，辛苦的工作是神聖的，該是一件光榮的事。馬先生你真是偉大了！

馬：天下間所有父母的心都是一樣的。——林先生，請用茶吧！這些茶是著名的台灣土產，在二十年前我在船上工作時，給人家搬貨物，是人家賞給我的，一向我們自己也不捨得喝，把它一直留到現在。

林：（喝茶）好啊！確是好茶，我相信在一些大人物家，也沒有這樣的好茶。
馬：林先生！我想一定是有許多大人物都請你到他們的家裡坐過吧！
林：是的！

永：那麼我們講儀也有被請過去吧？

馬：好了，我們不要多說話了，我們園裡可還有荔枝嗎？

永：對了，我也幾乎忘了，日君！你到園裡摘一點新鮮的荔枝出來吧，現在我也要到廚房去看看。

（永定與日君下）

馬：林先生隨便請坐，我也要到裡面取一瓶老酒出來，你們都可以隨便坐坐（下）

麟：

金祺！到底我能夠見到你了，這幾個星期，你離開了廣州到哪兒去了？事先不通知我一聲。

林：

我是要去解決那還債的問題哩！

麟：

（示意）不要說得這麼大聲吧！

林：

是——是！（笑着）我也幾乎忘記了，該打！該打！

麟：

你自己是去得好了，可只苦了我，留下一個人來應付他們。

林：

你真是「狗咬呂洞賓」，不知好人了，我正是爲着帮忙解決你的問題呢

麟：

可是真的嗎？

林：

（很得意地笑）這當然是真的啦！

麟：

好了！好了！到現在的地步，我們再不要說笑吧！

林：

那是真的呀！誰來騙你呢！

麟：

（感嘆）唉！現在我是多麼的難過，我剛回到香港才三天，我已經知道

有人在調查我的地址，準備要我還債。唉！我相信不久這些事情，不久就會給我父親知道的，但是我的父親和我的祖父……他們對我實在太好了，（聲音好像在顫抖着）他們都在我的身上寄予無限的希望，他們都很相信我是很有前途的。唉！誰知道我却辜負了他們的期望，我真對不起他們，但可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簡直不敢向他開口……

林：

麟：

林：

麟：

林：

麟：

林：

麟：

林：

麟：

林：

麟儀！我們的事你是不用對他們說的！

（很難過地望了林一眼）爲什麼呢？

關於我們的事情，都已經是有了解法了，你何必必要騷擾他們呢？

金祺！你所說可當真的嗎？假如的確可以有補救的話，就算是犧牲我的生命，我也願意去幹的，只要事情不要給我父親知道就好了。（幾乎要拼出眼淚來）唉！我辜負了他們的心！

這又不必犧牲生命，（四周探望了一下）我以前不是對你說過，我有一個叔父在汕頭？

這我還記得的。

我就是剛從他那邊回來的，他現在是患着很沉重的病症，如果他是會死去的話，他是會把他的全部財產交給我的。

真的嗎？可不要開玩笑吧！

我騙你幹什麼，我這位可愛的叔父……

已有多大年紀了？

他已經是個五十多歲的老人了，他現在所患着的是個半身不遂的病症，你知道嗎？他是有着不少財產的。他不過只有着一個經理，這個經理却是又活潑又老實的老頭兒呢！

麟：

（仍舊很失望的神氣）但是這一次都是你得救了，並不是我。

林：

麟儀！你不要這樣說吧！彼此是個密交的朋友，我得救即是你得救了。

麟：

（帶上了帽子）好了！現在我們一塊兒到郵政局去吧！

林：

是去看看我的叔父或者他的經理可有信給我沒有，將來我們的事情，一切都包管妥當的。我有這麼多錢之後，我就要將這一班吸血鬼，尤其是那個吃人不見血的魔鬼賈福利，我要他們一個個都給我滾蛋！

麟：

（露着喜色去和林握手）好了！我的老朋友，你真是我的救星了，你知道近幾日我的心是多麼難過啊！

林：

我都知道的，我本想很快將就這個消息告訴給你了，但是因為我的叔父，他還沒有死去，我是抽不得身離開他的。

麟：

那麼我真感謝你了。

馬：

（在裡面叫着）日君！日君！

林：

好！那麼我們現在走吧！

（二人下場的時候，還聽到馬在叫着日君的聲音。）

第五節 (馬福定和馬永定)

馬：

(馬從內拿酒出)
日君！日君！

永：

(永定也走出來)

馬：

什麼事叫得這麼緊急？

永：

杜船主快要來了，飯預備好了沒有？

馬：

都預備好了。——剛才我聽見在後門有人敲門，我就看一下，原來是有

永：

位先生想找你。

馬：

是在後門嗎？我想不會的，平常都沒人從後門來過，大概是找錯人吧！

永：

不會的！他說是要見馬福定先生，難道還會錯嗎？

馬：

(放下了酒)那麼，你請進來吧！

馬：

(馬永定走了出去，帶着賈福利進來)

馬：

(對永定)爸，你到裡面去吧！

馬：

(永定望了賈一眼，進內)

第六節

(馬福定和賈福利)

賈：(很斯文地)尊駕可就是馬福利先生嗎？

馬：我就是了，先生可有什麼指教呢？

賈：哦——(向馬一鞠躬)尊駕就是馬先生了，素仰！素仰！

馬：不敢！不敢！先生駕臨，可有什麼指教呢？

賈：沒有什麼，只不過是有些事情要和先生商量一下，那就是關於令郎的事

情呢！

馬：是關於小兒的嗎？

賈：(狡黠地笑了一下)馬先生你也大概知道廣州這一個熱鬧的城市！是一

個頂好享樂的地方……

馬：先生！真是對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呢！

賈：請你聽我說下去吧！(笑)——你知道嗎？大凡一個青年人，在他的

黃金時代裡，大多數都很喜歡享受的。

馬：先生！我實在愈聽愈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賈：馬先生！我想你也知道令郎本身是一個很好的孩子，他有著一顆很優美

馬：的心，和一個很聰明的智慧——更加上巧遇着我……

賈：說的是什麼意思啊！

馬：你須知道，在這個世界裡，有着不少的人，是用來賺錢的，他可以從青年人不懂事的機會裡，來吸取他們的財產。

賈：為什麼呢？到底你所說的是為什麼呢？

馬：（依然在狡黠地笑）先生你不用怕，我對一個老實的人，我是不會怎樣為難的，我只須收回我的錢——算來大概五千五百港幣就夠了。

賈：（大驚）什麼？五千五百元？難道是我的兒子欠了你五千五百元嗎？

馬：（笑）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想大概這個數目都會有多無少的，老實說：這個數目完全是我自己的數目，至於利息及零頭的小數，我也不計在內了，（笑）——假如你先生現在以為這個數目一時不方便的話，就可以慢慢兒分期攤還啊！

馬：（很激動）不會的，不會的，我的兒子是決不會欠你這麼多的錢的，他的學費書籍費，及零用，差不多我每個月都如數給他使用的。

賈：馬先生！你真是有所不知了，你這樣少的錢，對於你的兒子，只不過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吧！

馬：難道他真是欠了五千五百元嗎？唔——他怎可以用得這麼多錢呢？

賈：那只要問問他自己就知道了。

馬：難道是真的嗎？

賈：先生你忘記了，這是一個摩登的時代，什麼享受都是要講究的。

馬：（街動得很利害）不會的，不會的，我的兒子絕不會欠人家這麼多的錢！

——你可有證據嗎？

賈：你須要看證據嗎？（從衣袋裡拿出一疊欠單）這一張張不都是千真萬確的欠單嗎？

馬：（失望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可惡！可惡！唉！——

賈：馬先生請你不要失望，好像你現在這樣的情形，這我差不多每日都可以看到的。父兄們當然是很愛他自己的子弟。我以為嘆哭也是沒有用的，只得將自己的財產來賠償他自己孩子的壞生活……

馬：（憤怒地站起來）哦——（一步步逼近着賈）原來你是專幹這樣生意的（逼近）好！你幹得好！你引誘了我的兒子，你害了我的兒子，（撲過去，握着賈的頸項）你害得我很好啊！

賈：（被握着，幾乎透不過氣來）喂！請你放手吧！放手吧！不然我就要喊救命了。喂！我就要絕氣了。

馬：你這個該死的，（用力地把他拖在地上）好！我也不把錢給你，看你怎

樣？（痛苦地）我四十年來，辛辛苦苦地，去幹着苦工，用盡了我不知多少血和汗，用盡了不少賤價的力氣才博得人家一點錢。我滿以為拼命地去節省下來幾個錢，將來我的日子就好過了，我以為有希望，有着個很大的希望。唉！想不到我養育着的乃是個不肖的兒子！我這辛辛苦苦得來的錢，難道就要平平白白地倒在你這個吸血鬼的袋裡去嗎？

賈：

馬先生！請你說話也得小心點才好！

馬：

（更抑不住憤怒）你以為他的父親就可以替他換錢給你嗎？哼！你想錯了！我是不會付錢給你的。

賈：

馬先生你有你的道理，不過……

馬：

是的！我有我的道理，現在我的道理就是要你給我滾出去，知道嗎？可惡的吸血鬼！給我滾出去，滾出去！

賈：

好！你要我滾出去嗎？這我當然遵命，不過你以為我應該要去控告你的兒子嗎？

馬：

什麼？你說的是什麼？（身體顫動得很利害）

賈：

（得意地笑了）現在我也有我的道理了，我的道理就是要叫警察來抓你的兒子。哈哈……

馬：

（顫動地往裡面望一下）先生！請你說話放小聲一點。

賈：（也一樣在得意地笑）我是個吸血鬼，是個專偷人家金錢的人，不過你

以一個借了錢而不償還的人是個什麼呢？

馬：（痛苦地）唉！什麼面子都完了！

賈：人人知道賈福定先生是個老實人，不過爲了他兒子的事情，他將會變成怎樣呢？

馬：請你說話的聲音放輕一點吧！這難道是真要我死在你的面前嗎？

賈：我並不是要來害人的，我不過是來要錢吧！

馬：（自語）唉！不肖的孩子啊！想不到你要使到你的父親破產了！

賈：這也不能怪怪你自己的兒子不好，這完全是他的環境，他的朋友，他所被包圍的都是極不好的。

馬：不過他亦有些好的朋友。

賈：哦！你以爲是林金祺吧，他在你的面前是被稱作林律師的，老實說，他還只不過是一個無賴，是一個遊手好閒的浪子吧！

馬：他們都騙了我，原來他也不是個律師。

賈：老實說他的大學文憑，也是和我一樣的，——哈哈！可憐的馬福定先生！你是被他欺騙了。

馬：（再受不住了跌在一張椅子上）這真是要我的命了。

賈：

（拿出一張名片）這是我的名片，馬先生請你想想，我所有的證據都是很合法的，我知道馬先生假如肯出錢是可以換回來的，我現在要走了，我等候一個星期，再來聽着馬先生的回音。

馬：

（站起來）事情我是會給你照辦的，我將會寫信答覆你，就算你須要我的血，我的肉，我都可以捨棄出來供給你的，但是我却請求你給我保守秘密，就算是我的家人，你也不要給他們知道。

賈：

這是當然的，我決可以替你守秘密，不會給任何人知道的，你放心吧！好，再見吧！（賈很得意地下場，馬是在惘然地呆立，一會兒也轉頭出去了。）

第七節

（馬日君，杜博理，馬永定，馬福定和馬麟儀）

日：

（日君領着杜博理船主進來）
杜船主請坐吧！

永：

（從內進來）喲！杜船主你好嗎？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杜：

馬先生，你很好吧！你老先生愈老愈精壯哩！

（日君倒了一杯茶給杜博理）

杜：馬先生呢？

永：剛才我知道他是在跟一個客人談話，大概現在他是送這個客人出去吧！

日：這位客人是誰呀？

永：我是不認識的。

馬：（這時馬從外假裝着很快樂的樣子進來）

對不起！對不起！杜船主累你久候了！

杜：不！不！老朋友不要客氣，我也是剛來的。

（對馬）剛才這位客人是誰？找你有什麼事？

這不過是一位很普通的朋友，他到這裡來順便來看看我的。——

主：一會兒你們就要開船了，是不是？

杜：是的！所以我特地來看你們一次。

（對日）麟儀呢？他在哪裡？

日：麟哥嗎？我也……

（馬麟儀）剛從外面踏進來）

爸，我在這兒！——啊！杜先生！對不起得很，失迎，失迎了！唔——

因為剛才有一位朋友，不，是位同學，他剛從廣州來，所以要陪着他

杜：

馬：

麟：

日：

麟：

永：

杜：

永：

杜：

馬：

麟：

杜：

麟：

杜：

去找幾位同學，所以沒有迎接你老人家，真是對不起得很！小孩子！你太客氣了。

（對麟）你是和那位剛來過的朋友出去嗎？是！

麟哥！你也坐下來歇歇吧！不，我隨便站着也可以的。

（對杜）杜先生！你這個人真是好的，將要開船了，也要來看看我們。因為我已經許久沒有見過你老人家了。

杜船主，真多謝你了！

說哪裡的話！——唔，馬先生！我看你面色不大好，可是身體有什麼不舒服吧！

不！不！我不是一樣很精神嗎！

（望了馬一眼，也好像感到有點不安的樣子）

可惜一會兒，我就要走了，好些日子都不能再見到你們了，我盼望你們都能常記得我啊！

船主的船這一回要開往哪裡去呢？

是要開往新金山的，預算的航程，來往也須要好幾個月呢！這一次我們

的船純然是去載貨的，假如是能順風順水地回來了，那麼這一次一定會得着不少的錢。

永：那麼現在我們得預先來替你祝福哩！

日：我也要來祝船主一路順風！

杜：謝謝你們的好意！

馬：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只知道什麼時候走，而是不能知道什麼時候會

回來的，杜船主！你說我這說話會對嗎？

杜：人生當然是這樣的，但是我們是不必悲觀的啊！

馬：我時常也會這樣想，將來的日子是多麼渺茫的，即如我曾經幹過幾十年辛苦的工作，才得到今日的快樂，將來明天怎麼樣，我是一點也料不到的。

永：好了！好了！你知道？杜船主一會兒要開船的常爲什麼要說這一大篇不

吉利的說話呢？

杜：馬先生我們將要分別，臨別的時候是應該說些歡喜的話吧！

永：是剛才來的先生令到你不安嗎？

麟：剛才有位先生來過嗎？

永：這個人真是特別了，進來連姓名也沒有說出來。

麟：

甚麼？（心裡很感不安）

馬：

杜船主！我們彼此都是老朋友，也不用兜着圈子來說話吧！因為你的時間也不多了，事情是這樣的：你可以做做好事來幫忙一個老實的人嗎？你說啦！假如是我的力量所能辦到的話，當然是可以的。

杜：

馬：

（沉思了一下）你還記得那位武世杰先生吧？

杜：

就是那位曲江人嗎？他也是從一個辛苦工作出身而後來發達的，他現在怎樣？

馬：

他已經破產了。

衆：

哦！他已經破產了？

馬：

他因為近來幹着投機生意，炒賣金融，而運氣不好，竟累到自己破產了，多可憐啊！

杜：

馬：

所以他現在又要變成窮人了。

永：

哦！原來剛才這位先生所帶來的，就是這樣的消息。

馬：

就是了。

杜：

不過他還有一個兒子呢？

馬：

是啊！他的兒子就是他唯一的希望，這個兒子也就是他所最愛的兒子。

杜：

聽說他的兒子，還是在廣州的大學裡研究法律呢！

馬：是啊！不過他現在也來了香港，正想求點工作，他的錢和衣服也沒有多帶來啊！

永：這個孩子真是可憐了。

杜：我有什麼可以幫忙他呢？

馬：我的意思，是想在你的船上找點工作給他做，不論水手也好。

衆：哦！水手他也做嗎？

福定：你真不好心了，去叫一個年輕的人，離開他的家庭。

馬：這是他自己要，他要我去求杜船主幫忙的，我想這也是很好！杜船主！

就請你收留着他吧！我想你一定也很同情和很可憐這一個困難的家庭吧！

永：（站起來，用手去撫摸着麟儀的肩背）麟儀！我們真要感謝天主賜予我們家庭的快樂了！

（馬的心裡異常難過，用着一雙在顫抖着手扶着桌上）

（對馬）什麼？你有些不舒服嗎？

（自語）不知什麼原故，我的心也很覺不安呢！

日：這個年青人的遭遇，我真是同情他呢！

杜船主：我知道你是很喜歡幫忙人的，所以我早就已一口答應他了，你說怎麼樣呢？

杜：

（想了一下）好了！就是這樣答允他吧！這是我應該盡做朋友的一點責任的。

馬：

（走過去握着杜的手）好了！感謝天主！他一定會降福你的。

永：

我也真是喜歡極了，杜船主！請你好好地照顧這一個年輕的人，好像對自己的兒子一樣吧！

杜：

當然，我是應該這樣做的。

永：

這個年輕的人真是怪可憐的。這回他要到遠處去，我相信衣服也得多拿幾件吧！麟儀！你的衣櫃裡也有很多衣服，你可以給他幾件嗎？

麟：

這是當然可以的！

（外傳來一陣船的汽笛聲）

杜：

好了！現在我也要上船去了。各位再見吧！

馬：

杜船主！我們都祝你一路順風。

杜：

謝謝你們！好，我們再見了！

永：

再見吧！杜船主！（再趕幾步）最要緊還要杜船主好好的照顧一下這一個可憐的青年人！

日：

我也請杜船主多多幫忙他啊！

杜：

（拿了衣帽）各位再見！

衆：再見！（一一給杜握過手，除了麟儀之外大家都送著杜出去。）

第八節 （馬麟儀，馬福定和林金祺）

麟：（獨自坐在台前默想）難道我父親所說都是真的嗎？難道武世杰先生真

是遭遇了這樣的困難？他的兒子也真要到外洋去嗎？唉！——不知爲什麼我的心總是不安靜的呢？

馬：（很激怒地入，慢慢走近麟）麟儀！

麟：爸爸什麼事呢？

馬：（拿出一張名片）你認識這個人嗎？

麟：（讀）賈福利！（驚恐地望著他的父親）

（場面的空氣突然沉靜了片刻）

馬：你本來就是學法律的，你以爲你在過去這樣的做人，在法律上會有相當的刑罰嗎？

麟：（眼睛要迸出淚水來）爸爸！我錯了！

馬：你別說得這麼大聲，別給你祖父和日君他們知道，只要讓他們相信你還是一個老實的孩子吧！唔——現在你大概也會明白我剛才說話的意思吧

麟：

！知道嗎？到杜船主的船上去工作的就是你……

爸爸！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要我離開了你；離開了祖父；離別了我們的家庭嗎？爸……請你饒恕我吧！

馬：

事情你是已經做了出來，你知道嗎？爲了你已花費完了我的養老的錢，你已是傷了我的心……

麟：

我知道是做錯了，爸爸！請你寬恕我吧！我將來從新做一個好人！爸爸請你相信我吧！我會補贖以往的過失，而且那個今早來的朋友……

馬：

也許是你的那個高貴的同伴吧！

麟：

爸爸！他是很有錢的……不久以後他就要成爲一個很有錢的人，他剛才來過，就是說要幫忙我，爸爸！我會給你所失望的錢，爸爸！請你可憐我，寬免我吧！

（林金祺從外進來）

麟：

啊！金祺，來吧！我爸爸什麼都知道了。

林：

（垂頭喪氣地）唔——

麟：

金祺！我已經對我父親說，你會幫忙我的。

林：

（喪氣地拿出一封信來）你拿去看吧！

麟：

是你的叔父的嗎？他怎麼樣？

林：
麟：
林：
麟：
林：
馬：

他已經死了。

那末，他的財產是留給你嗎？

不！却留給了他的經理。

啊！完了！一切都完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

（憤怒地）哼！看你們還要想什麼辦法呢？你們這沒用的傢伙，只會喝酒，賭錢，貪懶，花着自己父兄用血汗博得的金錢，欺騙着自己的父兄來過着無恥放蕩的生活，你們留着可還有什麼用呢？（憤怒得更利害）沒用的東西，都給我滾出去吧！（對林）你這一位冒牌的律師，也得給滾出去吧！我這裡的大門，以後是不准你踏進來一步的。

（懇求地）爸……

麟：
林：

馬先生！請你不要再挖苦一個快要死的人吧！

馬：

是你快要死嗎？我想你這一種人，乾脆死了還好！

林：

不錯，我的生命是將快要完結了。

馬：

像你這一種沒用的大傻瓜，就是跳下海也要浮上來的。

林：

馬先生！我不敢求你寬恕我的罪過，我對於生命是沒有留戀的，我沒有什麼怨恨，我只單獨怨恨引誘我們走向末路的那一個吸血鬼，我恨我自

己爲什麼要上他的當！——好了，馬先生！我的親愛的同學麟儀！再見吧！

林：

（麟儀哀慟地和金棋握了一下手）

大約在今晚潮漲的時候，在九龍塘安靜的海灘上，海浪是會送上一具屍來，這個人是以爲死在海中總比死在監獄裡還好呢！再見了！（毅然走了。）

馬：

一個壞蛋死了又何足惜呢！

（遠處又傳來第二次輪船的氣笛聲）

第九節

（馬永定，馬日君及前人）

（永定和日君從外進來）

杜船主的船就快要動身，第二次的笛聲已响了，我們也趕快替這一個可憐的年青人，多預備一些東西吧！（進了裡面）

馬：

（對麟）一會兒你自己去送給他吧！

（日君用手扯了一下馬的衣服）

馬：

（轉頭對日）你要什麼？

日：

（感情地）伯父！請你不要見怪我，剛才我站在門口外面，你們所談的話，我都聽到了，請你老人家不要使他離開吧！

馬：

小孩子，你懂得什麼？

永：

（永定從裏去收拾了一個包袱出來）

麟儀，你拿去吧！

麟儀在背着偷偷地在垂淚，不敢給他瞧見）

馬：

（很嚴肅地）你對杜船主說：我是完全相信他的。好，你去吧！

（舞台的空氣是沉靜得真有點令人可怕，麟儀含着滿眶淚水，偷偷望了他父親一眼，伸出手來，而馬幾乎也正想伸出來手來，但後來突然却極力壓抑着自己的心，將伸出了的手却改指着門口，麟儀只有毅然地離開慢慢向外面走去了，那時遠處又傳來一陣輪船汽笛的聲响。

第十節

（前人，少了馬麟儀）

永：這一回，武世杰先生的兒子，他要離開他的家庭到遠洋去了，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看見他的家人呢？

馬：（舉頭望着高處，心裏是很難過地）天主是全能的！

永：我們一家人要感謝天主，使我們都能團聚在一起生活，是多麼快樂啊！然而武先生他們真不幸了。

馬：把錢弄清光了，當然是變成窮苦的！

永：照我認為，只要能保存名譽，就算是窮一點，吃苦一點，也不要緊的。你說得很對，爲了保存名譽，就算是窮一點，吃苦一點，也不要緊的，

不過假如這一個不幸的遭遇降臨到我們的家裏來，你以爲又怎樣呢！假如我們的家，真遭着這樣不幸的時候，可憐的我們只有是設法，以我們的愛情來安慰你。

馬：（突走過去握着永和日的手）我是多麼感激你們啊！

日：伯父你太衝動了！

永：爲什麼你的身體顫抖這樣利害，難道武先生的事……

馬：我對你們說句真話吧！武先生的家裏是很安靜的，而是我們的家裏要破產了！

永：我不明白，我簡直一點也不明白你的意思。

馬：

是我欺騙了你們哩！是我爲了嘗試一下自己的命運，却做投機生意失敗，現在破產的，就是我們的家啊！

永：

（瘋狂地）原來就是你要麟儀離開我們……

（舞台的光漸暗，遠處傳來短短的一聲輪船的氣笛聲，繼續又可以聽到輪船開行的發動機聲——漸漸消逝了。）

第三幕

景：

是一個碼頭附近的地方，突出舞台左面的一角，是一家旅店，正面就是碼頭的堤畔，右邊是普通人家的住宅，旅店的門口還有着一枝路燈，時間是在夜裏，路燈放射着淡淡的燈光。

（幕啓時：從碼頭遠處傳來一陣陣各種小販叫賣的聲音，和一片嘈鬧的碼頭工人在搬着東西發出「吭唷！吭唷！」的聲响。）

第一節

（林金祺與魯四）

（林金祺穿着一套火車稽查員的制服，嘴裡還是哼着流行小曲上場，
魯四從旅店裡出來剛巧遇着林金祺）

林：唉哟！你不是林金祺先生嗎？

魯：啊！原來是你，魯四！你這個大傻瓜一向都很好嗎？

（很得意地微笑一下）托福！托福！我現在是在這裡（指着旅店）「做侍
役呢！林先生！好久沒有見你了，你也很好吧！」

林：是的！我也許久沒有見過你了，我現在是在廣九車上當稽查員，生活也
不算十分好。

魯：當然啦，在車上工作，當然是比不得以往你們的生活，那麼優悠快樂了
（帶笑地）魯四！過去你簡直也是個懶骨頭，現在可還是這麼的懶嗎？
嘻……今時真不同往日了，即如你也不是一樣嗎？兩年前你們都是在享
福，現在却也要出來吃苦頭捱世界了。即如過去你們單只拿穿衣服來說
，差不多真要像個百萬富翁一樣，非高貴衣服不穿，誰會料得到今天却

林：要穿起火車職員的制服來呢！
是的，老實說過去我的壞習慣早已搬走了，兩年前我對於金錢的使用，真是毫不吝嗇的，不過現在就不同了，差不多多用一角錢，我也要諸多計較的。

魯：哦！原來你真已變成了一個好人了！

林：你裡面有今天的報紙嗎？

魯：有的，你在這裡等一會，我進去拿出來給你看。

林：好吧！

（魯四進旅店內）

林：（從衣袋裡掏出一包香煙，慢慢地拿了一枝放在嘴裡，悠然地抽着，他是坐在那旅店門口的貨箱上）

魯：（從旅店裡拿着一份報紙出）這就是今天的報紙了，你要看的什麼消息（展開報紙來看）我是要來看看船期表的，（讀）入口船期預告——從岷城來的有「克里夫總統號」，從汕頭來的有「濟南號」，從上海來的有「萬地威利號」，從馬尼拉來的有「呱哇王子號」……嘿！每天所來都一樣的。

魯：你是要等着什麼船來呢？

林：

真奇怪了，開往奧地利亞去的「海星號」總不見回來呢？

（旅店內有人正呼喚着夥計的聲音）

魯：

（應着）來了！林先生對不起我要到裡面去了，（到旅店內去）

第二節

（林金祺，馬日君）

日：

（日君上，好像在找人的樣子）

林先生！你也在這裡嗎？近來都很好吧！

林：

日君！我很感謝你，你還是不會忘記我，你真是太好了。

林：

（很不安的樣子）我很怕，我常常都怕我伯父會知道我跟你在一齊談話，請你不要怕，我剛才看到他正給人從火車送行李到碼頭哩。唉！他真是一個可憐的老人家，他是太偉大了。我知道，他一定還是很憎恨我，不過他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也時常都到這裡的地方來，我很想找個機會跟他談一下，不過每當我見到他拿着一條担竿坐在這兒門口的時候，唉！我的勇氣就消失了，我很感到慚愧，我不敢去見他。唉！只要我能夠跟他談幾句或者和他握一下手就好了。

日：

林先生！請你不用這樣說吧！我看你這樣關心麟儀和我們，我們都是十

分感激你，我是很喜歡跟你做朋友的？

林：近來麟儀可有信寄來給你們嗎？

日：沒有。你呢？

林：我也是一樣沒有接過他的信呢！

日：這真奇怪了，他爲什麼連一點信息都不寄回來呢？

林：我想或者他會因過去的事情而難過，却不敢寫信給他的父親吧！

日：不過他他總是該要寄點音訊回來的。

林：聽說在好幾個月前，杜船主曾有寄過一封信來，說他們都已平安到了。

日：是的！

林：聽說杜船主的信裡很稱讚麟儀的行爲好。

日：是的，不過我們自從接了杜船主的這一封信，以後就連一個字也沒有收到。

到了。我想他們一定會遭到此不幸的事。伯父他近來也很感到十分不安，

心裡也非常難過。

林：這些你們也不必耽心的，我相信不久他就會回到香港來，那時他還會帶

着許多金元滿載而回呢。

日：滿載而回……（搖頭）

林：那邊到底金山即是金山，他去到了金山，那有不帶些金子回來的道理嗎

日：盼望是這樣就好了，當然是希望他能補償他的父親的辛苦。唉！一位可憐的老人家，到了這樣老的年紀，還要出來捱着苦力……

林：你呢？

日：我現在也給人家做點工作，賺些錢來幫助一下生活，我是整天都要給人家做工作，現在正抽一點空閒，來這裡碼頭看看盼望……

林：盼望「海星號」回來就好了。好，現在我也不阻你的時間了。你到那邊碼頭看一下，現在我也想到他們的船務公司裡去探問一下關於他們的消息！

日：（和林握手）謝謝你的關心我們！好，再見吧！（下）

林：再見！（望着日君的背影消失了）這個青年人真是太好了。

第三節 （林金祺，賈福利）

（後台响着一片碼頭工人在爭生意和講價錢的鬧聲）

賈：（在內）你們都給我滾開，知道嗎？完全都給我滾開，這些輕小的我自已來拿——其餘的，喂，一會兒就給我搬到那邊旅店來吧！

（又是一陣吵鬧的聲音）

（賈福利——雙手都拿滿着行李，從左邊上場）

賈：這一班苦力真討厭。

（林看見是賈，忙走過去很重地拍了他一下肩膀）

賈：喂！你是誰——哦，原來是林金祺先生。

林：你好啊！賈福利——我們的吸血鬼！

賈：請你說話也得小心點，不要胡說八道！

林：怎麼？難道我說的不對嗎？

賈：好說！現在我就不像從前了，有誰不認識我是已經做了大福貿易公司的

總經理。

林：哦！那麼我真是失敬了！我還沒有給你道賀哩！（又用力地在他的肩膀

上拍了一下）

賈：現在我得請你注意一下，老實說以往當我們還有着關係，有着來往的時

候，我是大可以遷就和容忍你的，但是現在我已經是個總經理的身份，

是不會跟你隨便的。

林：你真是說得好了，你是已吃光了我們的肉，喝乾了我們的血，我想你這

回到香港來，也是想再吸食另外一些人吧！

賈：

好說，我這一回來港的目的，說起來就重大極了，第一：因為我用我全部的財產，托人在上海給我作一次孤注一擲的大胆投資，老實說當然也是幹着投機事業，所以我現在特地來香港，探聽一下那邊的行情，（得意地笑）假如我這一回能夠順利得到手的話，我相信我——當然不用說你也一定會想到的。第二：還有我也可以說是到了這裡，享受一下這裡香港繁華的生活。俗語說「人一世，物一世」當然一個人在他發達機會來臨的時候，他是無論如何都要準備着去享受一下生活，或者也可以說是找求一點新的刺激！（笑）即如我，我除了金錢之外，我是最喜歡找尋刺激的。

林：

看你這個吝嗇鬼，看得一個錢都比大海還大，却也會學人家找尋刺激。哼！你看得我太低了，那麼又讓我來問問你吧！你到香港來可有幹的什麼工作了？

林：

不怕對你說，我是在廣九火車……

賈：

我相信你一定是在廣九火車上做總管吧！

林：

不！我是火車上的稽查員，不怕對你說了，我每個月的收入總有百餘塊錢的。

賈：

哦！原來林先生居然也做了火車的稽查員，對不起！原來我没有注意到

林：你的制服。還有你的老朋友馬麟儀先生呢？他現在怎麼樣？
他已動身到金山掘金去了。

賈：（假裝慈悲的模樣）唉！他真是太可憐了！

林：你是個吸血鬼，害死了人還在假裝慈悲。

賈：不過，還有他的父親呢？現在怎麼樣？

林：還用說嗎？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吸乾了人家的血，可憐他這一個老頭

子竟迫到又要做起苦力來！

賈：這也怪不得我的，誰要他自己養了一個不肖的兒子？

林：噫！剛才我還看見他，他是穿著碼頭苦力的衣服，很吃力地給人家挑担

着很重的東西。——哦！他到這裡來了，

第四節

（前人及馬福定和魯四）

（馬福定是穿著很破舊的衣服，很吃力地挑着東西，他的外貌較之從前完全改變了，他的頭髮也開始斑白了，從他的面部表情來看，就可以使

人體會出他內心的苦痛？)

賈：(微聲對林)什麼？背着我的行李的，就是他嗎？

林：一點也不錯，他就是馬驊儀的父親了。(垂着頭站在舞台的一角)

賈：好了，我也要到旅店裡去。(向旅店)喂！伙計！伙計！

(魯四從旅店出)給我拿行李到裡面去！一會兒通知賬房與我把五角錢給這個苦力就行了。

魯：啊！你不是賈福利先生……

馬：(放下行李，抬起頭來驚訝地望着賈)啊！——賈福利。

賈：唔……(欲轉頭進旅店去)

馬：(追前一步)對不起先生，你就是賈福利先生嗎？

賈：(沒奈何地)是，我就是賈福利了，你可要說什麼？

馬：我！幸會！幸會！我正想和你談一句說話呢！可以吧。

賈：可以的……不過……

馬：只是一句話的！

賈：好了！好了！就請你快說吧！我是沒有多大的閒暇和你談話的。

馬：(是很憤怒地用手指着賈，睜大眼睛望着賈的臉上)你這個萬惡的魔鬼！可惡的賊！

賈：

啊！（狡黠地笑着）我以爲你要對我說些什麼，原來不過只是這一些。（又笑）伙計！給我把行李拿進裡面去。（笑）好，再見吧！（繼續狡黠地笑着進旅店去。）

魯：

（對馬）一會兒你到賬房來拿五角錢吧！

馬：

當然是要去拿的，這些錢我並不是偷人家的，而是用我自己的勞力去換取來的。

（魯也進旅店去）

第五節

（馬福定，林金祺）

馬：

（餘怒未息對賈進去的方向，還憤憤地緊握着拳頭）兩年了，想不到兩年之後我又要碰到這一個魔鬼，他害得我夠了，本來我恨不得就要和他拼過我這一條老命，我要碰死他，唉！——不！我要感謝天主，沒有讓我犯下這個大罪。啊！我不應這樣做，（用着他的衰老而顫抖的手着旅店的牆來支持着身體，面上都流着一點點的汗水）唉！我的雙腿也疲乏得不能再動了。（放下了他的担竿無力地在旅店門口的階級坐下）

馬：

（林金棋欲上前幾步去見馬，瑟縮地又止着。終於給馬發覺了）
啊！你不是……

林：

馬先生！我就是麟儀的同學林金棋！

馬：

你站在這裡幹嗎？

林：

我……

馬：

爲什麼呢？

林：

我實在慚愧極了，我不敢見你老人家哩！

馬：

你也没有多大的罪惡，青年人誰無罪過哩！來吧！（伸出手來向林）

林：

（連忙走過去和馬握手）啊！馬先生，我真是感謝你能夠原諒我，我真

喜歡極了。

馬：

（帶笑地）我以爲你早已葬在魚肚裡去，你不是曾說過要跳海自殺嗎？

林：

本來我曾是有着這樣的思想的。

馬：

後來就沒有這樣的勇氣吧！

林：

後來當我正想跳海自殺的時候，我的腦海就來了一個思想，我知道我這

樣的自殺是太懦弱了！所以我立刻就把自己自殺的念頭打消，我要從新做一

個人，我須要去吃苦，須要去工作，我要拿工作來改做我自己，所以現

在我也感到很快樂。

馬：你這樣做，是很應當的，一個人能夠用工作來滿足自己的快樂，這是很合理的。

林：是的！確實努力工作是我自己。

馬：老實說關於你的消息我早已知道了，許多人都說你能改過而做了一個很好的青年，——不過，唉！我的兒子，他也不知怎樣？大概還是一樣不中用的吧！

林：馬先生！請你不要這樣的想，我相信他也變得很好！

馬：不，我早已沒有這樣的盼望了，他自從跟杜船主離開我之後，好久沒有寄過一封信回來，我們爲着免使他的祖父知道這一件事情，爲着安慰他老人家掛望的心，我不獨不常常編造一些事情來告訴給他，或者寫幾封假信說是赫儀寄回來的。不過，假如這些事情真的會給他的祖父知道了，我想他一定會受不了的。

林：噯！（看看腕上的手錶）對不起！馬先生現在我要走了，因爲現在已是時候我要回去工作了。

馬：好吧！你自己的工作要緊，有時候再談吧！青年人是將要好好做人啊！謝謝你！再見！

（林向左面下）

馬：（自語）一個能夠改過自新的人總是有希望的！

第六節

（馬福定，馬永定）

（馬永定老態龍鍾地慢慢兒上場，他也是穿着一身破舊的衣服，手裡還拿着一個籃子）

馬：你來得真巧了，我今天的生意倒也不錯，我想這樣今天大可以多賺幾個錢。

永：唉！你以為多掙幾個錢來，我就會歡喜嗎？看看一天比一天老下去，你以為我不傷心嗎？

馬：不！我以為現在比過去有錢的時候還好。你看我不是一樣可以勞動操作嗎？好了，讓我看今天可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吧！

永：我是炒了一些麵來給你吃的。

馬：（從籃子裡搬了一碟炒麵來吃着）味道真不錯，確實是可口得很。（很高興地繼續吃着。）

永：（望著馬吃得出神）唉！你每天都是這樣地辛苦工作，我看到你的樣子

馬：

永：

馬：

永：

馬：

永：

馬：

永：

我的心裡就感到萬分難過了。本來我們都算是有些錢的，大可以安安逸逸過日子，想不到你却又要幹着這樣辛苦的工作，這只得怪你自己太不安份。好好地爲什麼却要來學人做起投機生意來呢！

請你不要再說了，我們現在不是一樣很好的過着生活嗎？

但是却要你去苦力，你自己也得知道年紀也不小了，吃苦是很難受的。我有什麼難受呢？我覺得現在拿起着這担竿的時候，在我的心境裡，還是感到很年青，正好像和二十年前的一樣。

二十年前的你是很強壯啦！

那時我也是一樣穿着現在這一身的衣服！

然而現在的你却是衰老得多了！

我想我們將來一定是很快樂的，因爲我還有一個兒子……
當然你的兒子將來是一定很有希望的。——啊！日君來了。

第七節

（前人和日君）

（日君很快樂地上）

日：好消息來了啊！

永：有什麼好消息呢？

日：剛才我回到家裡來，郵差就交了一封信給我，是麟哥寄回來的。

永：那真好了！

馬：唔！——（不語）

永：（對馬）你還不趕快拿來看看，幹嗎？

馬：（仍舊不語）

永：（很急切地）一個不識字的人真難辦了！好，日君你就唸給我聽吧！

日：（拿信來讀）『親愛的父親和祖父：好久沒會見過你們了，心裡記掛得很，我在船上生活身體也很好請不要遠念……』

永：感謝天主了！

日：（繼續讀信）『……目前我很努力地工作，我總相信有一天會恢復我們過去家庭的幸福，上天是不會辜負善良人所望的，好了！再見吧！……』

永：啊！他還沒有說明我們當在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呢？

馬：等著吧！信還沒有讀完呢！

永：你怎麼知道呢？

日：（繼續讀信）『……杜船主說，啓程回來的日期還未有一定，就此祝你

們安好！小兒麟儀上。』

馬：（心裡很難過的表現）寫得多好呀！

永：當然啦！他將要做律師的。

馬：（悽然）是的！

永：信裡就只是這麼說嗎？

馬：你以為還不夠嗎？

日：是呀！後來還有幾句話呢！

馬：（很驚訝地）什麼？這信還沒有完嗎？

日：是的！還有幾句話還附在後面。

永：你快些繼續讀下去吧！

（馬微笑望了日君一眼拿了日君手裡的信來讀）『再者，當你們接到我這封信的時候，冬天就快要來臨了……』

永：（很急切地）讀下去吧！

馬：（讀信）『……想你們都是很辛苦，因此請你們接受我一點小小的孝敬

，就是付上港幣一百元，以供你們的需要吧！』

永：啊！港幣一百元！

馬：唔！——我不要！

日：你老人家爲什麼不要你兒子的一點孝敬呢？

馬：我的兒子——我不喜歡。

永：爲什麼不喜歡呢！

馬：……

永：他大概知道我們現在是很難，所以就寄點錢來，這是他的一片孝心。

日：而且也是他自己努力工作所得來的錢，也就收下吧！

馬：（微笑地望着日）日君！你的意思我是很明白的，不過……

永：好了！我真不知道你的意思，假如你不肯收下，那麼就讓我收下吧！

（收拾好了手摺籃）日君我們一塊兒走！讓我去求天主，爲他祝福！

好！我也要走了。

（撫着日君肩）日君！你太好了！下一次你不可再這樣做，什麼事也得

和我商量，知道嗎？

別跟他囉囉囃囃了，我真不知道你們還要說什麼，走吧！

（馬永定和日君下）

第八節

（馬福定，賈福利，魯四）

（賈福利高視闊步地從旅店出來，魯四跟着他後面）

魯：

賈先生還有什麼別的吩咐沒有？

賈：

唔！大概也沒有什麼了，一會兒有客找我，你說我就快要回來了。

魯：

嗯！

賈：

還有，假如一會兒有人送給我的信，你可以代我收下，知道嗎？

魯：

嗯！我知道的。

賈：

好，就是這樣吧！（下）

馬：

（自語）這個可惡的傢伙！

魯：

啊！你還沒有走嗎？

馬：

剛才這個傢伙真不知傷害了多少父母的心！

魯：

這個世界裡，當然是有好人，也有壞人的。

（外面起着一陣叫聲：『老馬呀！老馬呀！有生意了，快些來吧！船就要開了！』）

馬：

（連忙應着）來了！

（馬拿起担竿和繩子又到外面去了）

魯：

唉！這樣大的年紀也要捱着苦力，委實太可憐了。（進旅店去）

第九節

(馬麟儀)

麟：

(馬麟儀是穿着水手的服裝，衣服是很凌亂，面孔是顯得很消瘦，一望就可以使人知道他是受過了許多風霜，他慢慢兒上場) 人們都說就在這兒旅店的附近，就可以找到我的父親。——唉！我的心真是凌亂極了！假如我見到他之後，不知道他會不會寬恕我呢？唉！我真不能再等待了。

麟：

(後台的馬福定的聲音：「先生！你的行李就讓我給你搬吧！雖然我的年紀是大一點，但是我還是有氣力的……」)

麟：

(一會兒馬福定挑着行李的影子，在碼頭堤畔的地上慢慢地移動走過) (異常悲痛地用手扶着牆上，眼望着他父親的影子消失) 啊！這不是我的父親嗎？唉！爸爸，我真對不起你了！(悲痛地流着淚水) 我現在才明白在兩年前，當我離開他的時候所對我說的話。爸啊！我是一個不肖的兒子，我怎能對得起你呢！(跌在馬以前坐過的地方，坐在地上低頭

悲痛地在啜泣着)

第十節

(馬麟儀，馬永定，馬日君)

永：

(在場內) 日君！你說得對，我明白剛才是不應令他難過的，我們還是去找找他吧！

日：

(馬永定和日君上)

哟！坐在這裡的可是誰呢？

永：

(麟儀向他們一望)

唉哟！你不是麟儀嗎？

日：

啊！麟哥！

麟：

爺爺！(撲到他祖父的懷裡)我就是麟儀了。

永：

啊！感謝天主！麟儀！你是已經回來了，我是多麼快樂啊！(歡喜的幾乎掉下眼淚來)你父親可曾見過你麼？

麟：

我是見過他的，是剛才在這裡，我見他担着很重的東西從這兒經過。

永：孩子！你的心裡一定很難過吧！

麟：唉！我是對不起他的！

永：事情是這樣的，他爲着試一下自己的運氣，居然也學人家做起冒險的投機生意來，然却因手氣不好，就將我們全部的錢都虧蝕光了。這都是他自作自受。

日：這也是難怪他的……

永：不錯！也的確是難怪他的，他以爲多賺點錢來，以備你將來掛牌做律師

，誰知道竟將我們所有的錢都失去了，到現在的地步，還有什麼好說呢

（麟儀掩面偷偷地啜泣）

日：麟哥！你也不必這樣難過，假如你這樣只有是加深他們老人家內心苦痛的。

永：是呀，孩子！不要太難過，你到外面這兩年一定也很辛苦了。

麟：父親是全爲了我的緣故……

日：（忙着去制止麟儀說話）好了！過去的事就算了吧！

永：（走到路傍張望）我想他就會回到這兒來的。

日：（謝麟）以往的事，你可以不要再說出來，你爺爺他是全不知道的。

永：好了，他就在那邊，快要走過來了，麟儀！你到這旅店的裡面躲一會，

日：

讓我來和你的父親開一次玩笑吧！

麟哥！我也和你一同進去吧！

（日君和麟儀走進旅店去）

第十一節

（前人和馬福定）

（馬福定像找人的樣子上場）

馬：

怎麼？你還在這裡幹嗎？

永：

是呀！我是在這裡探聽一點消息的。

馬：

我正得到了一個消息，如果當你知道了一個消息的時候，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的。

永：

你說吧！看看到底是什麼消息。

馬：

你得安靜一點啦！

永：

你說要我安靜，其實你自己也不安靜呢！

馬：

好了，我就說給你知道吧！剛才有着一隻船靠碼頭來，很奇怪這船上，只得有兩個人在那裡，一個人受了傷，臥在船的甲板上面，指着路線，

永：另外一個是很吃力地把着舵，使船靠近碼頭。
說下去啦！

馬：

原來這隻船是在好幾個月前，在舊金山載滿着貨物開返香港來的，但在途中因遇了好幾次颶風，竟給大風雨打毀了船的一部份，於是船就被吹到南極洋去。經過了一度長久的漂流海上，那時船上的人，也一個個地死精光了，後來只留着一個船主，和一個年青的水手，船主也是受着創傷，只得整天臥在甲板上指着航路，而那個水手却很勇敢地把着舵，經過了十多天的苦難的日子，畢竟現在能駛回香港來了。這隻船就是『海星號』，這個船主就是杜博理船主，這個年青的水手就是我們的麟儀了。

永：

馬：

他就是麟儀嗎？唉！他太辛苦了，好，我相信我們就可以見面了。
是的，我們就可以大家團聚了。

（麟儀與日君從旅店裡出）

麟：

爸！……

馬：

（扶着麟儀）麟儀！是我使你太吃苦了，我對不起你！

麟：

不！爸！這並不是你錯，一切都是我對不起你！

第十二節

（前人和杜博理）

（杜博理船主扶着一支手杖，慢慢地上場，他的頭受了創傷，用白布裹着。）

永：那不是杜船主來了。

馬：唉喲！杜船主爲什麼你會弄成這樣？

杜：不用說了，我們的遭遇，一會兒你的兒子會對你說的。馬先生！我真對

不起你！你將你的兒子交給我，我却使他吃了不少的苦楚！

馬：杜船主！請你不要這樣說吧！我很感激你教導他呢！

杜：不，是我該感激你的兒子，這一回他不特救了我的生命，而且還救了公

司的船。現在我爲着要答謝他，我要將船公司全部股份一半給他！（從

袋裡掏出一封文件）麟儀！這就是我給你的憑據，請你收下吧！

麟：那麼謝謝你了！

永：啊！我們的好日子來臨了。

最末一節

（前人和賈福利）

(賈從外面上場)

馬：這個可惡的傢伙又來了。

賈：喂！你說話得當心點，你在罵誰？

馬：我在罵你，又怎麼樣？

賈：你這種賤骨頭，配來罵我嗎？

麟：你這個吸血鬼還在作惡嗎？

賈：啊！——你嗎？原來是我們久違了的馬麟儀先生，失覺！失覺！

(狡黠地笑)

(工：拿着一張電報上場找賈福利)

工：賈總經理！剛才得上海有一封電報拍來公司是轉給你的，(將電報交給賈)

賈：是上海拍來的電報嗎？(樂極忘形地)啊！好了，哈哈……我發財的日子到了。

工：沒有什麼事嗎？我要回公司去了。

賈：沒有什麼了，你可以回去，——

工：好吧！那麼我去了，(轉頭欲下)

賈：喂！你來，讓我賞五角錢給你吧！

工：謝謝你，總經理。（下）

賈：（很得意地拆開電報來看）『……………在滬一切投資均告失敗；全部資本

可能未足償清債務……………』啊！我的天呀！完了！完了！

馬：啊！天主的公義表現了。

賈：（容色大變）啊！完了！一切都完了！

馬：吓！所謂惡有惡報，現在是惡人受報應的時候。

麟：不！爸爸！不要這樣說！這是幸災樂禍，不合人道的說話……………爸爸！

我們更好說，這一切是天主聖意的安排，祂要借這一切給世人一個教訓

。

馬：啊！是的，麟兒！你有道理，我的過去生活，就是忘了天主而陷于邪途

的窩照，你的過去，都是因功贖罪的例子。因着勤勞、恒心，和奉行天

主的聖意，我們可以戰勝一切，而造就將來……………麟兒！你行近些吧！

現在我可以對你說：我的年華過去了，我有點疲勞了，但是不怕，痛苦

的日子過後，光榮的日子自然會來到……………

麟：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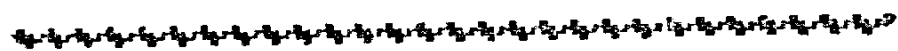
馬：是的！麟兒！再說這給我勇氣的說話吧！……………

麟：爸爸！……………爸爸！……………

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二輯

- 忠 僕 (三幕宗教劇) 莫希功譯述 \$0.50
- 至性化元兇 (三幕教育劇) 何心源譯述 \$0.50
- 天下父母心 (三幕教育劇) 殷士改編 \$0.80
- 對 話 錄 (慶祝進教之佑聖母瞻禮適用)
- 鄧青慈等著 \$0.80
- 金 翅 鳥 (二幕歌劇) 梁丞夏譯 \$0.80
- 爲善最樂 (三幕兒童劇) 傅玉棠譯 \$0.50
- 頭獎彩票 (五幕喜劇) 胡重生譯 \$0.80
- 風雨歸舟 (三幕倫理劇) 麥丹、三友譯 \$0.80



本叢書計分宗教劇、教育劇、諧劇、歌劇……等

各書在道德觀念上都會經過一番密實的檢定。適合各校劇團上演。每月出版一種。預購全輯(十二種)。連郵特價四元。

種九第：輯二第

舟歸雨風

LA GERLA DI
PAPA MARTIN

版出日一月九年九四九一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改編者：麥丹・三友
出版者：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所：慈幼印書館

澳門：高樓下巷三號
郵箱：第四五五號

角八售實冊每

元四郵連(冊二十)輯全

祿天劉：者對校

T-15-1/0052

5417616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24
260028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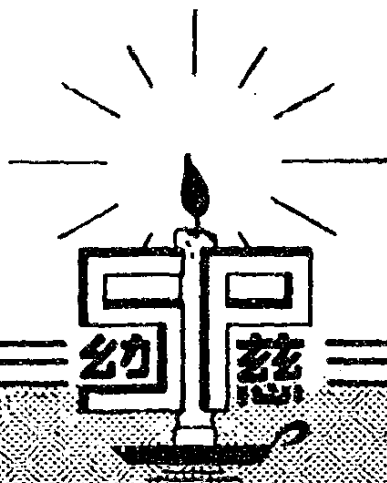
24

260028

(2)

青年戲劇叢書

15



澳門慈幼印書館出版